

長江依舊是東流

張佛千

關於「長江萬里圖」不合地圖的方向標準，最初是由程滄波先生致函張大千先生表示此看法。大千先生復函並附小詩四首解釋。又因詩是寄給程滄波王新衡二先生，所以造成一個誤會：即是滄波先生那封信是與新衡先生聯名寫的。新衡先生後來遇見記者，談到這個誤會，也提起他的不同的看法。張、程、王三位都有極好的友誼，互相表示不同的意見，原是應該的，而且藝術不是科學，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不容易有一個大家非接受不可的結論。這件事似已告一樂落。

九月一日中國時報的副刊「人間」，載楊力行先生的大文：「長江萬里誤西流」，文中首先指責大千先生對滄波先生的復函及詩為「強詞奪理」，又指責新衡先生的意見：「此為常識問題，亦是不可原諒的重大錯誤，豈能強辯！」語氣似乎太嚴重，我願藉此借中外雜誌的一隅一抒淺見。

我想，「此為常識問題」，當不致來纏誤解。②如說「圖」而名為「長江萬里」，既非畫家所創造所寫意的山水，自應遵守地圖的方向標準。如果我們承認此一說法，則凡畫真山真水且以地名作畫題者，豈不皆遵守地圖的方向標準嗎？如然，則過去名家若干不朽之作，也難保皆能免於「不可原諒的重大錯誤」。如謂中幅小幅的畫，只畫某山某水之「點」，即可不必遵守地圖的方向標準。但是繪製地圖的規例，不論圖中的區域大小，都應遵守方向標準，世界地圖如此，極小的鄉鎮地圖也如此。是則凡畫題標明某山某水的畫，不論大小，都應遵守地圖的方向標準而無例外，這是一個原則的問題。不過，如果這一個原則成立，則第一、過去許多以地名為題的名畫，都應執此以重新檢討其價值。第二、今後畫家如畫某山某水，除了一般作畫工具外，還需要一個指南針。第三、如果遵守地圖的方向標準而無法取得作畫的最好角度，只好在畫題及題詞中避免說到地名，例如「長江萬里圖」，只好改為「大江圖」或「江山驕秀圖」，究竟畫的是那一條江

力的答復。我只是以一個欣賞者的常識研究，長江之美，不僅在江，而在沿江多名山，但這些名山如廬山、黃山等又都在江之南岸，如長江萬里圖不坐北朝南，則有紙畫山即無紙畫水，見山不見江；如以鳥瞰式高空下窺平面，則羣山點點，又無以狀層巒疊嶂巍巍之美。地圖的方向標準：上方朝北，下方朝南，長江萬里圖之所以上方朝南，下方朝北，應有其不得已的技術上的理由。如一定遵守地圖的方向標準，則如何能善寫羣山之美，在技術上應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楊先生說：「既稱長江萬里圖，豈可不以地圖的標準來衡量！」這是批評新衡先生的意見，根據新衡先生與記者的談話，所謂「似不宜以地圖的標準來衡量」者，當係指地圖的方向標準。而楊先生大文的主題也是「長江萬里誤西流」所以問題的焦點，是「長江萬里圖」應否遵守地圖的方向標準？須知①「長江萬里圖」之一圖，不是地圖之圖，而是畫圖之圖，亦如王維的蜀道圖、僧巨然的長江圖、趙孟頫的洞庭圖、仇英的劍閣圖，而非地圖專家所測繪的「長江流域圖」

。我先看大千先生給滄波先生的復函中說：「唯我國傳統，作手卷畫皆自右至左，坐北朝南」。以大千先生畫學之專精，其言雖簡，已可作有

，那幾座山，只好讓觀象去猜了。

楊先生說：「抗戰時期四川同胞稱呼江浙等省西入渝蓉的人士為「腳底下人」。既泛稱「四川同胞」，可知識別長江上下游，是民間普遍的「常識」。今天受過義務教育而稍具地理常識的中國人參觀「長江萬里圖」，對於上下游的位置，一望而知，四川部份是上游，江浙部份是下游，上游的水，一定流向下游，長江的下游一定是東方，江水一定向東流。所以，「長江萬里圖」雖不合於地圖的方向標準，但並無損於它的「真」，（這裏所謂「真」，是指長江的大形勢，是指國畫傳統中所應保持的形似而得其神的「真」，並非地圖中以精密儀器所測繪而得來的「真」）。更無損於它的美。即使觀象腦中有一地圖的方向標準，而且深信畫真山真水即應遵守此一標準，則雖在遺憾惋惜之中，也不會產生長江上下游倒置的錯覺，也不會產生江水改向西流的錯覺。從萬里長江的整個畫面看來，長江之水依舊東流！

大千先生復函中又說：「將此圖展列北壁，致令觀者有倒流之疑，請試展此圖南壁，江水豈不西流哉」。如我妄測，這可能是作者對於關愛尊教的好友一種說法而已，我不相信有人在參觀歷史博物館壁上的長江萬里圖而研究這是南壁還是北壁。同時，畫家畫柳絲、雨絲、舟帆、酒帘等等，都可表示風向。春季多東南風、夏季多西南風、秋季多西風，冬季多北風，如果畫題是秋景，而不遵守地圖的方向標準，使風自東來，畫錯了風向，即畫錯了季候，四時行爲，各有季風，依理也應按地圖的標準定風的方向。如照大千先生

的說法，也不妨易壁而掛畫，但是我同樣不相信有人在任何場合看到壁上「長條搖曳」、「斜風細雨」、「片帆遠去」、「杏帘高颺」等等畫面，而不忘我欣賞，如美學上所謂「美感經驗」的「凝神觀照」，却去研究是否合於季節的風向，或去考慮應該掛於南壁北壁東壁西壁。所以我妄測：大千先生這種易壁掛畫的方法，只是對於關愛的好友一種說法，一種幽默的說法，聊博共同一笑而已。

楊先生又批評新衡先生的兩句話：「國畫傳統重氣韻，尤以山水畫爲然」。認爲「那是指中小幅而言，至於長達數丈的圖卷，尤其是長江萬里圖長卷，決不可相提並論」。南齊謝赫標舉「六法」，後世畫家，奉爲圭臬，「六法」之首，爲「氣韻生動」。難道中小幅的畫重氣韻，大幅的畫就不重氣韻嗎？楊先生接着說：「既然變易部位而成爲「萬里長江誤西流」，雖工力足，氣韻妙，亦不「足以狀萬里江山之美」。須知畫家基本的條件是「工力」，表現之於畫面者，最

主要的條件是「氣韻」，既然楊先生承認「工力足」與「氣韻妙」，何以仍不足以狀萬里江山之美？藝術是求美，我們對藝術的欣賞祇因爲它能引起我們的美感。即使承認應該遵守地圖的方向標準，也只能說長江西流失其「真」，却不能說長江西流失其「美」，所以狀萬里江山之美者，正是工力與氣韻，而非地圖的方向標準。就欣賞「美」的觀點言，畫中長江之美，與它東流西流南流北流皆無關係。世界上儘多不東流的長江大川，難道都不美嗎？當我們舟行長江，瀏覽沿途生景，我們只欣賞江山之美，無人拿起羅盤看方向，而認定它朝南則美，朝北則不美；或朝東則美，朝西則不美。我們欣賞真實的萬里長江是如此，欣賞畫圖中的萬里長江也是如此。

本文開始會謂：「藝術不是科學，不容易有一個大家非接受不可的結論」。正因爲如此，藝術是藝術，不可執科學的標準以批評藝術。願以此語，爲本文之殿。

編後記

編者

△本誌最近又收到評論張大千「長江萬里圖」的佳作多篇，因篇幅關係，僅能刊出張佛千氏「長江依舊是東流」一文，其餘作品，祇好對愛。

△本期出刊欣逢雙十國慶，我們特約請國大代表劇家麟先生撰寫「我親歷武昌起義」，以饜讀者。

△汪公紀、張振玉、包明叔、余受之諸先生，在百忙中爲本刊撰稿，編者萬分感激，謹此敬致謝忱。

△本期稿擠，劉方矩先生「蔚藍色的地中海」王成聖先生「翼王悲歌賦西征」以及選載樂恕人先生「檢點生涯三十年」續文容俟下期刊出，萬懇作家與讀友原諒。